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陳炳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七

明　楊士竒等　撰

郊廟

唐𤣥宗開元初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馮陳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别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

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

陳貞節與博士蘇獻上言曰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

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傍容兄弟則上毁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别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髙宗則禘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别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毁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

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簒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

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于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

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毁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孫禰極祖雖迭毁遞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逺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别廟

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為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於廟及告諡世祖稱景為從祖今為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己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

僖公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名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迮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玄宗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內已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

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訕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搆殫用極侈詭襛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宻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方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瓌怪不法天𤒦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

寓圜丘制曰可

開元中典章差駮左補闕王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之莫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

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於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

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太子賓客崔沔上宗廟加籩豆議曰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

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汚樽抔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爓熟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

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時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

致遠物也有親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最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同典有所漏畧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服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

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無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公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令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

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㮣詳令式據文而行

韋述張均同上宗廟加籩豆議曰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

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不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百物醬用百有二十罋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

與賓客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矣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名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

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茍踰舊制其何限焉雖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蘩雅有行葦泂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令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按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箏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

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繭栗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茍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

流俗褻冠毁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

況在宗廟敢忘舊制

楊仲昌上宗廟加籩豆議曰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𤣥云人生尚褻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𤣥酒亦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

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貳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二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違則有紊是稱不經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將作大匠韋湊上義宗廟號書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故

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毁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内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毁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宫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别起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

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
更詳議務合於禮經
唐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肅宗寶應元年杜鴻
漸為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頎集賢校理歸
崇敬等共建言曰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
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於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請
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諫議太夫黎幹非之乃上
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玄以折頎崇敬等曰頎等引禘

者至日祭天扵圜丘周人以逺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圜丘臣幹一詁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黄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詁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詁周頌雍禘太祖也四詁祭法虞夏並禘黄帝商周俱禘嚳五詁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詁爾雅禘大祭也七詁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坐大祭也八詁盧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詁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詁郭璞

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歎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為祭天侑嚳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於

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𤣥之偏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黄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𤣥以一禘為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圜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

時祭而小於祫本末駮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説不當於經不質於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為棄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頎等所建頎等曰景皇帝為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鯀顓頊昌意為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為始

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為農師舜封之邰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邰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山死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既用玄謊小德配寡而

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圜丘
為可為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
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否旅有
衆義出於爾雅又為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
為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為四鎮邪七曰援圜丘之
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
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
故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

祭則質器用陶匏則牲牲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為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厭為日既久乃今以神尭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

佐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圓丘上與天匹曾謂圓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為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强兵挾弱主制海内之命名雖為臣勢實為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汛掃蕩攘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

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為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傾崇敬革天對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於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盡愚議闕代宗不踰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代宗時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奏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五

不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日而廢則桑主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於五行為土而火為母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月則否彭祖牽緯侯說事詭不經不可用

博士獨孤及上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曰謹按禮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

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毁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成王業建封于唐

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禮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易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

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鄉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陳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

秋之義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毁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毁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處士征西四座為别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别廟祭高太以降所以叙親也唐家宜别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顔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

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闕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躉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

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

德宗即位禮儀使顏真卿論元皇帝祧遷狀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

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
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
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一帝為祖宗者四
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以下
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
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
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
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

者追尊三代皆奏毁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以来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阼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止存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毁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

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祧而禘祫之時然後饗祀

真卿又上廟享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閟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則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殘闕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

叶於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弟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祖太祖泉諸祖宗遵左右昭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爲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

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德宗時權德輿上遷廟議曰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

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享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於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

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韋弘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伸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踰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

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大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廟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于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康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廟夾

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頎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守文炷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校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明德興聖二說最爲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㭊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

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玄猶周人祔於先公之祧也此亦已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儆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禁中乃今累叨睿奬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

今簪𢘊愚管豈敢以疑文虚説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説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毁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歛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栗主依神雖廟毁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况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以下虛東向并貞

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内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説如前謹錄奏聞

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契稷為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貽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貽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頋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

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

祀故唐初下詔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為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恭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恭法遠廟為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壇墠

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為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為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毁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毁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

敢奉以東向位令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毁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毁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毁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别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

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勲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為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

祖上藏主所居未有甲處正尊處傍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陳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于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為降獻無所厭持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

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永閟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祧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興聖廟為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享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晃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

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

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上議曰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

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輙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説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

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

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宫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毁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宫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

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豈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

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

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畀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太常博士韋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

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璵緣生事亡用𧂐具褻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筭牲牢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絜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膩甘旨謂之褻味所以𧂐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為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為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

園寢月二祭不為疏廟歲五享不為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濫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贖味頗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

貞元中將禘祭陳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

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兩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王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剛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茫然

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

憲宗元和中左拾遺元稹上奏曰謹按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主為代數當遷之廟議者云中宗復辟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不得為不遷之廟以愚所裁皆非得禮之中

案禮官與臺省官等議但以為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為不遷之宗曾不知雖實為中興亦不得為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謂始有功者為祖始有德者為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祖宗也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為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位少康代寒浞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為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湯為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

徒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
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為始祖後代又祖文王為宗武王
遂立七廟唐虞夏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
廟皆以四為準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七蓋后稷文武三廟為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
為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祔於后稷之廟先
王之祧祔於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
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並

無不祧之説豈非有功有徳乎葢以為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毁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逋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云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惠景已下為遷廟適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徳不逮於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徳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盡為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不祀其祖禰乎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有以七廟之外别立祖宗

之廟為祧者以理推之尤為不可假如聖朝以景皇帝為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為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為太宗別立昭穆之廟六合不遷之廟為九蓋以為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為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為有功之祖則百祖千宗盡居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褒貶然後定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則無據言情禮則兩乖考古宜今

孰云可者曷若削漢朝不經之說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為萬代不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惑惑之疑誠一王之盛典也謹議

憲宗時徵仕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翺等上陵廟日時朔祭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祀烝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

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元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祠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修秦

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設三公執事者唯宫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上食可也安

得以為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
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
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
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
慕尚饗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
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
凡陪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
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

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逺也謹議

武宗會昌元年李德裕等請尊憲章武孝皇帝為不遷

廟狀曰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褒崇憲
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
至愚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
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感明禮樂之備具過殷周
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而發憤也
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
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髙宗劉
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

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曰
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
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
之功德施于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
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
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
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功

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强侯締交髖髀甚衆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于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厭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于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主將兵河中居股肱之郡坐邀符節韋臯因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澤國而兩河

藩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棊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僇惠琳暨闢錡季年梟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不可遍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號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

后妃所以未得稱為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為疑夫興業之與隆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纂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俾乂周宣王微而復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美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贊曰功光祖宗業垂後

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之美若皆如漢光武晉元
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
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復祖宗之土皆憲宗有之所謂
隆道中興與殷高宗周宣王漢宣帝侔德矣臣等敢遵
當典請尊憲宗章武孝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
陛下大孝追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
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
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參議聞奏謹錄奏聞

歴代名臣奏議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十九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陳炳

歷代名臣奏議卷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郊廟

後漢高祖入汴初營宗廟帝以姓自漢出遂龍國號尊光武為始祖并親廟為五詔羣臣議刑部尚書竇貞固上言曰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

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盖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事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曽祖禰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為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歴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

後周世宗顯德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髙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

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

南唐嗣主保大中太常博士陳致雍進祖宗配郊位議曰臣伏聞禘郊祖宗配食之文其來有秩以遠祖而配者始封之君是也若皇唐奉太祖景皇帝冬至配圜丘

夏至配方丘法周人郊后稷之義也以近祖而配者受命之君是也若高祖神尭皇帝孟春配祈穀法周人祖文王之義也太宗文皇帝孟夏配雩祀法周人宗武王之義也國家憲章三代專配郊丘得禮之正也自開元中不用太祖景皇帝配天地以髙祖神尭皇帝配天地謂髙祖受命之君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至永泰元年太常博士獨孤及議云太祖景皇帝於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髙祖因之以有天下之號天

之所命也亦猶周后稷始封之祖若廢配天地是太祖之廟毀也二年禮儀使杜鴻漸與獨孤及議同自是相承復依武德貞觀故事故不用開元禮文我烈祖再造區宇建七世之廟奉高祖居昭穆之上景皇帝不在太祖之位故以高祖配天地太宗配雩祀所以配雩祀者蓋興復以来未暇祈穀之祭故也竊以高皇帝廟號烈祖功格上玄居百世以不遷繼中興而垂統禮合躋升之義位崇昭配之文修撰高遠所奏未協舊章然則國

朝大祀歲只有三若上遷太宗文皇帝配皇地祇者是祖
宗皇帝之功有差父子之倫不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周人所以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以后稷為天地之主文
王避祖之位今或依奏以太祖配皇地祇則於禮無謂
未若建孟春祈穀一祭以太宗從下佐食然可奉烈祖
高皇帝孟夏配雩祀使尊祖之禮得申免齊聖之食有
黷考古沿酌庶協厥中伏請更下尚書省衆官定議
宋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

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與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室隋文但立高曽祖禰四廟而已唐因立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曽四

代崇建廟室

三年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表上參定郊廟祭

王詔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踳駮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荅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

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黄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别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内有三

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

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来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説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説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畫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説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

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傚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理臣等竊以劉向之論鴻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

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内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録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

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鼎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

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
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
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禄卿省視鼎鑊伏請圖
鑊於鼎下詔從之
太宗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元僖有司
言王薨在未受誓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
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王薨謝去郊禮
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且尊成服百僚

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誓戒按令式受誓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爽禮文百僚既受誓而入奉慰又違令式況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為大宗於朝廷為冡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惑況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

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恵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憲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别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議户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

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絶朞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曽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為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可不行

景德中南郊鹵簿使王欽若上言曰五方帝位板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是五帝之名理當恭避禮官言開寳通禮義纂五者皆是帝號漢書

注自有名即蒼帝靈府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黒帝玄矩黄帝神斗是也既為美稱不煩回避

二年欽若又言漢以五帝為天神之佐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岳瀆之類接席帝坐天市之尊令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坐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令司天監參驗

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寳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寳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録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內宫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

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間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凖天寳勑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詔復從開元禮仍為定制郊祀録又云壇第三等有中宫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宫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宫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寳即天皇是坐五帝乃天帝

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内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為天子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玄

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晉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坐則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茍因前代闕文便為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尤未適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設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若又言帝坐止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按晉志大角及

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第二龕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伏覩晝日来年正月三日
上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按月令正月元日注為祈穀
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盖春氣
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建寅之月迎
春之後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
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遷日王儉曰宋景平元年元
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昊操之云應在立春前

然則左氏所記乃三代舊章王儉所言乃後世變禮永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祈穀禮因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為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方按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

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則惟用改朔不待得節祭於立夏之前殊違舊禮之意茍或龍見於仲夏雩祀於季春相去遼闊於禮未周欲請並於立夏後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

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句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協宜翰林學

士晁迥等言按開寳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
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
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
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
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岳瀆從
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䟽請以通禮及
神位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勑從之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進策曰伏以祀者國之大事民之

攸仰天子富有六幽尊極萬國不有祭享何以教民故
宗廟有烝嘗禘祫之殊郊祀有類望燔瘞之差盖禮天
地事鬼神莫重乎祀莫大乎祭潔粢盛豐牲牷藉包茅
端𢿱冕者儀也謹齋戒肅容貌致誠信嚴執獻者恭也
儀以昭禮恭以降神與其恭不足而儀有餘不若儀不
足而恭有餘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書曰鬼
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
水茍有明信可薦於鬼神昔三代之興也祭薄而誠厚

及其亡也祀豐而誠怠故先王之戒莫先乎此國家丕
命有開天授皇器盛享帝之禮正清廟之位雖曰唐漢
無或比隆祀事之閒竊有惑焉夫九祭六號禮則有差
百拜三獻恭則無異朝廷之制三年而郊陛下端圭冕
修齋戒著誠致潔昭事上帝元元之民咸知感嘆頌聲
洋洋流美道路至於朝日夕月四郊迎氣則以萬幾之
煩特詔執事將命文臣大儒足以承式或聞行事之官
祝史之負不無齷齪之士頗用貴游子弟罕能虔恭夙

夜多乃懈怠祀事若聖明之德享之則已若以祭官神其吐之伏願陛下遵倣經義躬視祭獻必若聖政少暇願擇良臣視事應宗祝之官選任儒雅嚴其戒誓劾其怠慢昭夫肅恭之德教以孝謹之禮其德上逮其教下流則神人和樂灾害不生淳厚之風猶兹漸矣

仁宗初即位同判禮院謝絳論宣祖配侑奏曰臣伏覩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竊尋宣祖非受命開統因循配祀義或未安臣以謂三代兩漢

之際經禮雖著而事遠難法請以唐典明之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圜丘雩祀並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以高祖配圜丘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三年祀高祖於圜丘太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又以景帝元帝稱祖萬代不遷遂停配祀以符古義臣以謂景帝厥初受封為唐始祖推於事實蓋與宣祖不侔宣祖於唐是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且有宋受命于茲四

聖而宣祖配侑因而未停與唐非合請依永徽故事停

宣祖配享仍用唐太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配感

生帝若據鄭康成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因其所

感別祭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永徽故事則請以

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而論者以宣祖比周之后稷竊又

惑焉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則不配故引后稷配

靈威仰之義為證唯太祖始基帝業配感生帝據理甚

明若以配祈穀與感生帝祠日相妨則當以太宗配祈

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㫖臣以謂宣廟非為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疑禮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毁而況配享乎

天聖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為禫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禘祭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為禘祫喪除必有禘祫者為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

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祫未嘗權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嘗併行於季冬矣其禘祫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内十四間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

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釦寶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自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

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眞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自周漢毎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寶盝鈿床請別為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

慶歷元年張方平論郊廟三事䟽曰臣前所論請於郊廟致誠以謝天戒此乃內出於精衷者然祀享之禮在

於內盡志外盡物外盡物者不貴乎物之多也在乎稱禮而已臣近奉勅執事於郊廟故舉所見不稱禮之尤者三事以聞蓋疑於典故別無討論禮也者主於恭而已矣此聖心可裁正者也

一圜丘黄道

伏見圜丘昊天上帝皇地祇用黄褥位祖宗配侑用緋褥位以示損於天地也皇帝板位及飲福位皆用緋褥示不敢踰祖宗也而自小次前設黄道升壇夫黄道之

制不著於典禮臣竊詳之蓋以皇帝既解劒脫履用藉
步為潔既用藉步而色用黃則是踰於祖宗褥位之制
而又從升壇諸執事者盤辟迴旋禮容不肅至于襟袂
委拂神位以避黃道故也且壇上既鋪織罽為藉臣謂
自小次登午陛例可罽藉其黃道特請徹之於禮為稱
一小次
皇帝既行禮當就壇下褥位其小次之設皇帝奠幣登
獻每降即就次至于近侍左右輙幄後休坐則陪位百

官不能不跛倚懈惰夫三年一郊禮稀曠矣而又恭虔之不足非所以副陛下事天尊祖之意掌次周官所載禮有舊文若徹其帷蔽虛而不處即此變禮始自聖明後世有述矣

一祠官

凡祀事主於肅恭況禮行於郊廟若肅恭不足是謂黷祀臣於太廟見司徒升奉俎而俎已入室命執事者復舉以出乃始奉而薦之其不虔乃爾又監禮之官終事

不至有司莫詰御史不糾百執事之懈于位乃爾應緣祀事官雖於尚書省受誓戒徒習虛儀而已請特降中旨申勑御史臺嚴加糾察以懲不恪右三事切於禮意事非難行上可以將陛下之精誠下可以正朝廷之彝典庶乎三靈來格百福饗臻倘蒙聖恩特垂察納即乞降出施行

判太常寺呂公綽言舊禮郊廟尊罍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器郊廟配位

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之壇殿上下尊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酒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公綽又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臣封禪圖曰當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諭先帝以告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

郊儀範既引祥符側置之文又載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迺詔南郊祖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為定

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周禮司服之職掌王之吉服大裘而冕無旒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衮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以享先王鷩冕八旒其服七章以享先公亦以饗射毳冕七旒其服五章以祀四望山川絺冕六旒其服三章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五旒其服無

章以祭小祀此皆天子親行祀事所服冕服悉因所祀大小神鬼以為制度今大祠中祠所遣獻官並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以為初獻其餘公卿亦皆七旒冕服全無等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宜詳周禮因所祭冕神以為獻官冕服之制詔下禮官議奏曰聖朝之制唯皇帝親祀郊廟及會朝大禮服衮冕外餘冕皆不設其每歲常祀遣官行事攝公則服一品九旒冕攝卿則服三品七旒冕自從品制為服不以祠之大小為差至

於小祠獻官舊以公服行事則有違典禮按衣服令五旒冕衣裳無章阜綾綬銅裝劒佩四品以下為獻官則服之今小祠獻官既不攝公卿則盡屬四品以下當有祭服請除公卿祭服仍舊從本品外小祠所遣獻官並依令文祭服行事若非時告祭用香幣禮器行事之處亦皆準此

皇祐初同知太常禮院邵必上言曰伏見監祭使監禮各冠五旒冕衣裳無章色以紫檀按周禮六冕之制凡

有旒者衣裳皆有章惟大裘冕無旒衣裳無章一命大夫之冕無旒衣裳亦無章今監祭監禮所服冕五旒侯伯之冕也而衣無章深所不稱色以紫檀又無經據竊詳監祭監禮既非祠官則御史博士爾而服用五等蓋非所宜而且有旒無章況國家南郊大禮大常卿止服朝服前導皇帝明祠官也今後監祭者請冠獬豸監禮者冠進賢為稱詔不允

二年判太常寺宋祁上明堂路寢議曰凡明堂路寢其

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黄帝謂明堂爲合宫唐虞謂明堂爲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爲世室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周人謂五府爲明堂黄帝合宫義也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祭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謂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於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

而施其政故於文王在門為閏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盖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堂修一者也基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階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户八窗户

法四時窻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四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三尺重屋四阿四阿者霤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為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宫盖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馬宫曰夏后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

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四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玊帶所上黄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黄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盖通水水環室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太一五帝於上座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九室十二坐室四户凡三十六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

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
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率兹禮故宋作明堂
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
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阼階上堂
後為小殿五楹為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
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十年以行享禮臣按明堂
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褻近可以交
饗人神歟至三代彌文故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

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羣臣何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大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聞見抱殘冊爭空言據已是之槩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推尊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便世制宜興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於有道嫌於行禮者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奉天以之布政何不可邪國朝

以来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閎邃廷堂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固非常幸褻近者也今有請即為明堂於禮便甚

祁又議五室奏曰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黒曰玄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来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於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於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於申水室

在西北象水起於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玄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為朱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合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玄堂者玄黒也冬殺為陰故取黒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

者或曰九室十二坐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為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復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乃下制與羣臣大議曰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窻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面南則背汁光紀面北則背赤熛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

祭五帝則别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於鄭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嚴之道有廢春秋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内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

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有别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皭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修廣之數堂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坐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黄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

殿後又為小殿五楹以為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唐高宗與羣臣雜議以五室為宜故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於東南西向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

於火室北向黄帝於太室南户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黒帝於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各於五方帝之左内向差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坐於明堂廷中各於其方俱内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為五府似五室之制權輿於此上世圖籍淪闇不得搢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較而言不能纎細推處故夏周止云大享帝明堂不言帝别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主五行遂設神位其有典

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為九室薛綜曰堂後有九室所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為享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梁武致疑筵几之度遠而難質今有司請以大慶殿即為明堂倣古宜今最為合禮周禮書曰清廟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擁以幔幄為之以明六天五帝絶位於禮無嫌

祁又議規蔡邕明堂奏曰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

明堂東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中正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恭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度制生者乗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宫而四學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所由生尃受作之

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

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之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

廣魯於天下取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

門子曰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曰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

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岀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商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宫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

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歳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準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逺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禮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馬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創痍流血以干鬼神非

其理也又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其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於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於東序又皆於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訓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燕射

戲謔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旁運三光非是一物而備其體以悟人意耳臣按蔡邕為漢大儒當時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為一物何據寧其博見異執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歿諸儒鋒奮或言魯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為書決

不相通又緯讖詭異附經造說誼無足據而邕信其所疑是愚謂不可行而言是誣合誣與愚邕必有一焉宜為後人之嗤詆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

祁又議上帝五帝奏曰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為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為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于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

之言不同或説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
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
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為法威
仰在郊西面熛怒在午北面樞紐在未北面招拒在酉
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皥炎帝黄帝少皥高辛各
在其位少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在人帝下少
後文王坐太皥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
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同十牲文王

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為之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羣臣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韓陽建言古建明堂咸秩五帝無祭一天

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復之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

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没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黄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恭宗議祠令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說圜丘祀

昊天上帝南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祀太微案鄭氏唯據
讖緯以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其注
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為北辰曜魄寶注孝經明堂為
太微五帝案易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
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
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焉有六是
以王肅羣儒咸非其義起居舍人王仲丘又以貞觀禮

季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准孝經說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為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詔可自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案諸儒之

說上帝及五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大帝五帝為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既顯學者爭為執辯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為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儻可見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帝右而云天右是天為上帝上帝為

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五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臣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随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迭王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以謂儒不怪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怪帝有五號奭又以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

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兼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至於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穀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五位不知神之於彼乎於此乎亶言如是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秉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上天耳唐以來二家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

六帝位雖然爽許於彼於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抑云祁又上議配帝奏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

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案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即據而為觧以違孔經以

未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在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為貴神獨坐於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為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惟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神歟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為尊且始

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謂合祭五帝於大雩之時爲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旣有此義故分爲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

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輙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曇濟曰按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説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没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盛薦上帝允屬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

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尊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按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尋詔意義在於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唯祭法稱周人帝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祉配祀良為巨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失君叙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延世祖專配感帝有遞遷之典高祖請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

五帝從之唐垂拱元年有司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者昊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天上帝於圜丘高祖配感帝於南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沈伯義曰有虞禘黄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備德禮之序

莫善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主明堂宗祀用兼于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别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不配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為是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實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尊配明慶之後始

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据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十一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朝之意今因其舊嚴恭世不遷高祖太宗今既配五祠當仍舊無改高宗功烈無著豈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於是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明皇帝開元十一年罷之國朝太祖受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祖配侑又以宣祖配馬真宗復

奉太祖聖上嗣位奉真宗配天以正孝經嚴父之義臣

案鄭氏以文武二主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

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

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二理較然不待議而判矣齊唐

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戾邪

歴代名臣奏議卷十八